

戊戌政變記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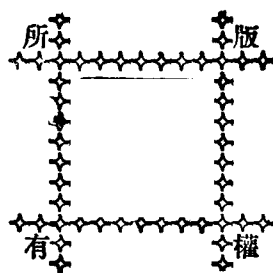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再版

戊戌政變記（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新會梁啓超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飲冰室專集

戊戌政變記

目錄

第一篇 改革實情

第一章 康有爲嚮用始末

第二章 新政詔書恭跋

第二篇 廢立始末記

第一章 西后虐待皇上情形

第二章 光緒二十年以來廢立隱謀

第三章 戊戌廢立詳記

第四章 論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

第三篇 政變前紀

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

第二章 政變之分原因

第三章 政變原因答客難

第四篇 政變正紀

第一章 推翻新政

第二章 窮捕志士

第五篇 殉難烈士傳

康廣仁傳

楊深秀傳

楊銳傳

林旭傳

劉光第傳

譚嗣同傳

附烈宦寇連材傳

附錄一 變法起原記

附錄二 湖南廣東情形

附錄三 光緒聖德記

飲冰室專集

戊戌政變記

第一篇 改革實情

第一章 康有爲嚮用始末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信哉言乎！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羣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自光緒十四年，康有爲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當時舉京師之人，咸以康爲病狂大臣，阻格不爲代達。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復至京師，將有所陳，適和議甫就，乃上萬言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謂宜乘和議既定，國恥方新之時，下哀痛之詔，作士民之氣，則轉敗爲功，重建國基，亦自易易。書中言改革之條理甚詳。既上，皇上嘉許，命閣臣鈔錄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宮南窗，以備乙覽，以一分發各省督撫會議。康有爲之初承宸眷，實自此始。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也。

五月，康有爲復上書言變法之先後次第，蓋前書僅言其條理，未及下手之法也。是時守舊大臣已有妬嫉康之

心復阻格不爲代奏。于時師傅翁同龢兼直軍機。性行忠純。學問極博。至甲午敗後。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時務書而考求之。見康之書大驚服。時翁與康尙未識面。先是康有爲於十四年奏言。日人變法自強。將規朝鮮及遼臺。及甲午大驗。翁同龢和乃悔。當時不用康有爲言。面謝之後。乃就見康商榷治法。康爲極陳列國並爭。非改革不能立國之理。翁反覆詢詰。乃益豁然。索康所著之書。自是翁議論專主變法。比前若兩人焉。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師傅。最見信用者也。備以康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國之故。西法之良。啓沃皇上。於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其年六月。翁與皇上決議擬下詔勅十二道。布維新之令。既而爲西后所覺察。乃撤翁毓慶宮行走。而皇上信用之汪鳴鑾、長麟等皆褫革。自是變法之議中止。而康亦出都南歸。復游歷講學於江南上海廣東廣西浙江之間。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德人佔踞膠州之事起。康馳赴北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其書曰。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爲。爲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呈請代奏事。竊自馬江敗後。法人據越南。職於此時隱憂時事。妄有條陳。發俄日之謀。指朝鮮之患。以爲若不及時圖治。數年之後。四鄰交逼。不能立國。已而東師大辱。遂有割臺賠款之事。於是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圖保疆圉。妄謂及今爲之。猶可補牢。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時機。則外患內訌。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之患。旦夕可致。後欲悔改。不可收拾。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危言狂論。冒犯刑誅。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俛採芻蕘。下疆臣施行。以圖臥薪嘗膽之治。職誠感激聖明。續有陳論。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去國二年。側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撫膺。閉門泣血。頃果有德人強據膠州之事。要索條款。外廷雖不得其詳。職從海上來。閱外國報。有革李秉衡。索山東鐵路礦務。傳聞章高元及知縣已爲所擄。德人修造砲臺兵房。

進據卽墨。并聞德王胞弟親統兵來。俄日屯買吾米各七百萬。日本議院日日會議。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分中國爲言。若箭在弦。省括卽發。海內驚惶。亂民蠢動。職誠不料昔時憂危之論。倉猝遽驗於目前。更不料盈廷緘默之風。沈痼更深於昔日。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恐懼回惶。不知死所。用敢萬里浮海。再詣闕廷。竭盡愚誠。惟皇上自垂覽而採擇焉。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爲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爲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爲聾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勢保護諸例。祇爲文明之國。不爲野蠻。且謂剪滅無政教之野蠻。爲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無事者。泰西專以分非洲爲事耳。今非洲割訖。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爲說。報章論議。公託義聲。其分割之圖。傳徧大地。擘畫詳明。絕無隱諱。此尙虛聲。請言實踐。俄德法何事而訂密約。英日何事而訂深交。士希之役。諸國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戰艦之數。諸國何以競厚兵而相持。號於衆曰。保歐洲太平。則其移毒於亞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則其垂涎於地利可想。英國太晤士報論德國膠事。處置中國。極其得宜。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二萬萬膏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耽耽。朵頤已久。慢藏誨盜。陳之交衢。主者屢經搶掠。高臥不醒。守者袖手熟視。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卽是。如蟻慕羶。聞風并至。失鹿共逐。撫掌懽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并思一轡。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東事。割臺之後。兩載遂有膠州。中間東三省龍州之鐵路。滇粵之礦。土司野人山之邊疆。尙不計矣。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刻不可啓釁。礦產遍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剝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權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政。樞垣總署。彼皆可派其

國人公卿督撫。彼且將制其死命。鞭笞親貴。奴隸重臣。囚奴士夫。蹂踐民庶。甚則如土耳其之幽廢國主。如高麗之禍及君后。又甚則如安南之盡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波蘭之宰割均分。而舉其國土。馬達加斯加。以挑水起釁。而國滅。安南以爭道致命。而社墟。蟻穴潰堤。岬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免。然其他事。職猶可先言之。若變辱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著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求活。則胡銓所羞。待焚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夫謂皇上無發憤之心。諸臣無憂國之意。坐以待斃。豈不宜然。然伏觀皇上發憤之心。昭於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賢士大夫。憂國之誠。癘顏黑色。亦且暴著於人。顧日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者何哉。蓋南轅而北轍。永無稅駕之時。緣木而求魚。決無得魚之日。職請質言其病。并粗舉治病之方。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卽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藥雜投。不知變症。而舊方猶守。其加危篤固也。職請以仲虺之說明之。歐洲大國。歲入數千萬萬。練兵數百萬。鐵船數百艘。新藝新器。歲出數千。新法新書。歲出數萬。農工商兵士。皆專學。婦女童孺。人盡知書。而吾歲入七千萬。債款乃二萬萬。則財弱。練兵鐵艦無一。則兵弱。無新藝新器之出。則藝弱。兵不識字。士不知兵。商無學。農無術。則民智弱。人相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以當東西十餘新造之強鄰。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勢也。此仲虺兼弱之說可畏也。大地八十萬里。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水漲堤高。比較等差。毫釐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

衆治而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衆合而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頃聞中朝諸臣。狃承平台閣之習。襲簿書期會之常。猶復以尊王攘夷。施之敵國。拘文牽例。以應外人。屢開笑資。爲人口實。譬凌寒而衣絺綌。當涉川而策高車。納侮招尤。莫此爲甚。咸同之時。旣以昧不知變而屢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變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旣與臣民隔絕。恭親王以藩邸議政。亦與士夫不親。吾有四萬萬人民。而執政行權。能通於上者。不過公卿台諫。督撫百人而已。自餘百僚萬數。無由上達。等於無有。而公卿台諫督撫。皆循資格而致。旣已裹足未出外國。遊歷。又以貴倨未近通人講求。至西政新書。多出近歲。諸臣類皆咸同舊學。當時未有年毫精義。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其蔽於耳目。狃於舊說。以同自證。以習自安。故賢者心思智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驕倨自喜。實便其尸位之私圖。有以分裂之說來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權之謀密聞者。費然不察也。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瞋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稱歷朝之成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誦正學之昌言。瞿然從之者。又十而八九矣。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卽聾從昧。國皆失目。而各國遊歷之人。傳教之士。察我形勝。測我盈虛。言財政詳於度支之司。談物產精於商局之冊。論內政或較深於朝報。陳民隱或更切於奏章。舉以相質。動形窘屈。鄭昭宋聾。一以免患。一以召禍。況各國競驚於聰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闇。將以求免。不亦難乎。此而望其盡掃舊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積重難返。良有所因。夜行無燭。瞎馬臨池。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說可懼也。自臺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伏莽遍於山澤。教民遍於腹

省今歲廣西全州灌陽興安東蘭那地泗城電白已見告矣。匪以教爲仇讎，教以匪爲口實，各連枝黨，發作待時，加以賄賂昏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逼伏，卽無強敵之倡，揭竿斬木，已可憂危，況潢池盜弄之餘，彼西人且將藉口興師，爲我定亂。國初戡流賊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佔踞伊犁，兵家形勢，中外同揆，覆車之轍，可爲殷鑑。此仲虺所謂取亂者可懼也。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而一旦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有徧據其海陸形勝之地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歐洲數強國，默操成算，縱橫寰宇，以取各國，殷鑑具存，覆車可驗。當此主憂臣辱之日，職亦何忍爲傷心刺耳之談。顧見舉朝上下，相顧嗟呀，咸識淪亡，不待中智。羣居歎息，束手待斃，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壯出門而狼顧，并至言路結舌，彊臣低首，不惟大異於甲申，亦且迥殊於甲午。無有結纓誓骨，慷慨圖存者，生機已盡，暮色慘悽，氣象如此，可駭可憫。此真自古所無之事。夫至於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爲歐洲之奴隸，聽其犬羊之封縛，哀莫大於心死，病莫重於瘵癆，欲隕之葉，不假於疾風，將萎之華，不勞於觸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謂侮亡之說，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於不畏分割，不懼死亡者，雖出於昧，亦由誤於有恃焉。夫欲託庇強鄰，藉爲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則犄角成勢，彼乃輔車。若我爲附枝，則臥榻之側，豈容鼯睡，齊王建終傷松柏，李後主終坐牽機。且泰西兵事，決勝乃戰，一旦敗績，國可破滅。俄德力均，豈肯爲我用兵，或敗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難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亞洲，連雞互忌，氣勢甚緩，突厥頻割大藩，尙延殘喘，波斯盡去權利，猶存舊封，中國幅員廣袤，從容分割，緩緩支持，可歷年所，執政之人，皆已耄老，冀辛一身可免，聽其貽禍將來，然突厥之回教，專篤悍強，西人所畏，吾則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國主，紆尊遊歷西國，盡徧吾

雖親王宰相閉戶而潛修。分局早定。民心已變。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國新報之張皇。亞洲舊國。近數年間。歲有剪滅。近且殆盡。何不取鑑之。禍起旦夕。畢命盡喪。而謂可延年載。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盜鈴。至愚自欺之術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竊寶。屋燼身焚。同歸於盡而已。故職竊謂諸臣。卽不爲忠君愛國計。亦當自爲身謀也。皇上遠觀晉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廟。孝事皇太后。卽不爲天下計。獨不計及宋世謝后簽名降表。徽欽移徙五國之事耶。近者諸臣泄泄言路。鉗口且默。窺朝旨。一切諱言。及事一來。相與惶恐。至於主辱臣死。雖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補於事。不早圖內治。而十數王大臣。俛首於外交。豈惟束手。徒增恥辱而已。不豫修於平時。一旦臨警。張皇而求請。豈能彌縫。徒增賠割而已。故膠警之來。不在今日之難於對付。而在向者之不發憤自強也。勢弱至此。豈復能進而折衝。惟有急於退而結網。職不避斧鉞。屢有所陳。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圖存而已。亦不敢言圖存。卽爲偏安之謀。亦須早定規模已耳。殷憂所以啓聖。外患所以興邦。不勝大願。伏願皇上因膠警之變。下發憤之詔。先罪己以勵人心。次明恥以激士氣。集羣材咨問以廣聖聽。求天下上書以通下情。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紆尊降貴。延見巨庶。盡革舊俗。一意維新。大召天下才俊。議籌款變法之方。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賢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帶退休。分遣親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遊歷外國者。不得當官任政。統算地產人工。以籌歲計。豫算。察閱萬國得失。以求進步改良。罷去舊例。以濟時宜。大借洋款。以舉庶政。若詔旨一下。天下雷動。士氣奮躍。海內聳望。然後破資格以勵人材。厚俸祿以養廉恥。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制。變科舉。廣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材。懸清秩功牌。以獎新藝新器之能。創農政商學。以爲阜財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衛生濟貧。潔

監獄免酷刑。修道路。設巡捕。整市場。鑄鈔幣。創郵船。徙貧民。開礦學。保民險。重煙稅。罷釐征。以鐵路爲通。以兵船爲護。夫如是。則庶政盡舉。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離散。當日有恩意慰撫。以圖其情。志士之志氣劣弱。當激以強健豪俠。以壯其氣。然後盡變民兵。令每省三萬人。而加之訓練。大購鐵艦。須沿海數十艘。而習以海戰。詔令日下。百舉維新。誠意諄懇。明旨峻切。料所有新政詔書。雖未推行。德人聞之。便當退舍。但各國兵機已動。會議已紛。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辯士。分遊各國。結其議員。自開新報之館。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論議。聳動英日。職以爲用。此對付。或可緩兵。然後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矣。皇上發奮爲雄。勵精圖治。於中國何有焉。論者謂病入膏肓。雖和緩扁鵲不能救。火燃眉睫。雖焦頭爛額。不爲功。天運至此。無可挽回。況普國變法而法人禁之。畢士馬克作內政而後立。美國製造鐵砲。而英人禁之。華盛頓託荒島而後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機器於我之說。俄法欲據我海關鐵路礦務銀行練兵之權。雖欲變法。慮掣我之肘。職竊以爲不然。少康以一成旅而光復舊物。華盛頓無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國。況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哉。顧視皇上志願何如耳。若皇上赫然發憤。雖未能遽轉弱而爲強。而倉猝可圖存於亡。雖未能因敗以成功。而俄頃可轉亂爲治。職猶有三策以待皇上。決擇焉。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此談經濟者異口而同詞。亦老於交涉之勞臣所百慮而莫易。顧革故鼎新。事有緩急。因時審勢。道備剛柔。其條目之散見者。當世之士能言之。職前歲已條陳之。今不敢泛舉。請言其要者。第一策曰。採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而已。昔彼得爲歐洲所擯。易裝游法。變政而遂霸大地。日本爲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絃而雄視東方。此二國者。其始遭削

弱與我同。其後底盛強與我異。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聞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學。使臣游記。泰西纂述。并經乙覽。不廢芻蕘。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尤爲得要。且於俄日二主之事。頗有發明。皇上若俛採遠人。法此二國。誠令譯署進此書。幾餘披閱。職尙有日本變政之次第。若承垂採。當寫進呈。皇上勞精厲意。講之於上。樞譯諸大臣各授一冊。講之於下。權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贖發聾。其舉動非常。更有迴出意外者。風聲所播。海內嚮聲。職可保外人改視易聽。必不敢爲無厭之求。蓋遇昧者其膽豪。見明者則氣怯。且慮我地大人衆。一旦自強。則報復更烈。非皇上洞悉敵情。無以折衝樽俎。然非皇上採法俄日。亦不能爲天下雄也。其第二策曰。大集羣才而謀變政。六部九卿諸司百執。自有才賢。咸可咨問。若內政之樞垣。外政之譯署。司計之戶部。司法之刑曹。議論之臺諫。翰林尤爲要劇。宜精選長貳。逐日召見。虛己請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當先。若者當後。謀議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覩。其第三策曰。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夫直省以朝廷爲腹心。朝廷以行省爲手足。同治以前。督撫權重。外人猶有忌我之心。近歲督撫權輕。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變。宜通飭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專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實政。目前不妨略異。三年要可大同。寬其文法。嚴爲督厲。守舊而不知變者。斥之。習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練兵數千。新法之稅款數萬。製造之局數處。五金之礦數區。學校增設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課程。以爲條格。如此則百廢具舉。萬象更新。銷萌建威。必有所濟。我世宗憲皇帝。注意督撫。而政舉兵強。我文宗顯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撫。而中興奏績。重內輕外之說。帖括陳言。非救時至論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則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惟

皇上擇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爲偏安。無能爲計。困牢羊豕。幸割隨時。一旦櫟割。亦固其所。職上爲君國。下爲身家。苦心憂思。慮不能免。明知疏遜。豈敢冒越。但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心所謂危。急何能擇。若皇上少採其言。發奮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卽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瞻望宮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不復有云。冒犯聖聽。不勝戰栗屏營之至。伏維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書上工部大臣惡其伉直。不爲代奏。然京師一時傳鈔。海上刊刻。諸大臣士人共見之。莫不嗟悚。有給事中高燾曾者。見其書歎其忠。乃抗疏薦之。請皇上召見。皇上將如所請。恭親王進諫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今康有爲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爲於總署。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並令如有所見。及有著述論政治者。可由總署進呈。於是其書卒得達。皇上覽之。肅然動容。指篇中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而語軍機大臣曰。非忠肝義膽。不顧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陳於朕前乎。歎息者久之。康之此書。以去年十一月上於工部。至今年五月始得達御覽。皇上乃命總署諸臣。自後康有爲如有條陳。卽日呈遞。無許阻格。並宜取康所著日本變政考。俄皇大彼得傳等書。而翁同龢復面薦於上。謂康有爲之才。過臣百倍。請皇上舉國以聽。自此傾心嚮用矣。上命康有爲具摺上言。正月初八日。康有爲上疏統籌全局。其疏曰。

工部主事臣康有爲跪奏。爲國勢危迫。分割洊至。請及時變法。定國是而籌大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頃者德

人割據膠州。俄人竊伺旅大。諸國環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議成後。臣累上書。極陳時危。力請變法。格未得達。旋卽告歸。土室撫膺。閉門泣血。未及三年。遂有茲變。臣萬里浮海。再詣闕廷。荷蒙皇上不棄芻蕘。特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傳詢。問以大計。復命具摺上陳。並宣取臣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進呈御覽。此蓋歷朝未有之異數。而大聖人採及蒔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際時艱。敢不竭盡其愚。以備採擇。臣聞方今大地守舊之國。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脅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蘭是也。有盡取其利權一舉而亡之者。緬甸是也。有盡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權而後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權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無士無兵無餉無械。雖名爲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容取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矣。後此之變。臣不忍言。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然則守舊開新之效。已斷可觀矣。以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皇上與諸臣審知其病之所源。則救病之方。卽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弊政。何嘗爲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爲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今託於祖宗之法。固已誣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雖然。欲變法矣。而國是未

定。衆論不一，何從而能舍舊圖新哉？夫國之有是，猶船之有舵，方之有針，所以決一國之趨向，而定天下之從違者也。若針之子午未定，舵之東西游移，則徘徊莫適，俛仰何之？行者不知所從，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極，以此而駕橫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適遭風沙大霧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變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羣僚攻之，不以爲用，夷變夏，則以爲變亂祖制，謠謗並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變法之有效，猶御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審時勢之不能不變，知舊法之不能不除，臣請皇上斷自聖心，先定國是而已。國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輕重剛柔緩急不同，其規模條理綱領節目大異，稍有乖誤，亦無成功。臣愚嘗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與今既遠，臣願皇上日讀孟子，師其愛民之心，漢唐宋明之沿革可採，但列國與統一迥異，臣願皇上上考管子，師其經國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遠俗殊，變久跡絕，臣故請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也。然求其時地不遠，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書佳畫，黑蹟尙存，而易於臨摹，如宮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鋪設，則莫如取鑑於日本之維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懷夷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施之條理得也。考其維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羣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其誓文在決萬幾於公論，採萬國之良法，協國民之同心，無分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藩庶，令羣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咸上書於對策所，五日一見，稱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羣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